

遗失婉约灵秀的江南品格，守时敬业、耕读传家，重规则、讲信用，江南文化中的一花一叶一针一线，都透露着上海女性对生活的仔细体认。曾经有位三八红旗手动情地说，她觉得与先辈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相比，自己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微不足道——其实我们和先辈一样，都是奔跑者、都是追梦人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和使命，正如习总书记所说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是一场接力跑，我们要一棒接一棒地跑下去，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。”

让楷模告诉你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

今天，我们追随着女神的足迹，为的是不忘来时路，为的是探寻初心。

所谓的“初心”，其实就是一位个人立志的过程。

在讲坛上首位发言的方亚芬，是越剧袁派的最佳继承人、上海越剧团一团团长，也是戏迷口中的“方女王”，创下许多个“第一”，自己却戏称是一个“很二”的人——不仅因为出生在2月，而且名字里的“亚”字也是第二的意思，父母希望能够永远宠爱这个小女孩，然而方亚芬对自己所从事的戏剧事业，却是“从无二心”。1987年她如愿从上海戏曲学校毕业，进入上海越剧团青年团，渐渐却发现：身边的人怎么越来越少了！许多同学改行了、出国了，但方亚芬想到的却是：“我当时从宁波出来是多么地不容



易，在上海要比别人多一分努力，比别人多一分辛苦。”她耐住了清贫，耐住了寂寞，一直坚守着自己。“上海的女人美在哪里？我觉得是‘坚韧’。”方亚芬说，“女性有很多柔弱的地方，也有嗲的地方，还有美的地方，但上海女人的内心有一股韧劲。尽管家里面很艰苦，但在外面她绝对要有自己的主心骨。”

和方亚芬一样有主心骨的女人，还有上海京剧院的梅派大青衣史依弘。当年进戏校的时候，文化考卷上有一道题：你为什么来学京剧？她毫不犹豫写了一句话：“为国争光”。回家后，和爸爸说起，爸爸却说不不对，应该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从此，为国争光和为人民服务，都镌刻在了史依弘的艺术生涯里。七年武旦学徒，奠定了史依弘唱做俱佳、文武兼善的基础。她扮相俊美清丽，嗓音宽亮动听，做工细腻沉稳，台风端庄大方，举手投足都是大家风范，登上舞台之后，22岁就因新编戏《扈三娘与王英》得遍了梅花奖、白玉兰奖。多年后回想，史依弘觉得自己的初心没变，为国争光，为人民服务。2015年，她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，今年，她创新演出的《新龙门客栈》好评如潮。在评论家眼中，这出女性主义色彩浓郁的京剧，打破了传统戏里“女性总被男性定义”

上图：90年代，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，纺织女工变“空嫂”、“房嫂”。

的壁垒，京剧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此这般自己的命运自己说了算的女性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与之相比，演员王琳的初心可能显得比较微观——17岁第一次被老师推荐去给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《太阳帝国》担任群演，王琳在连续三天不停的奔跑中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懵懂的“跑龙套”。当时的她，还谈不上远大抱负，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：当演员酬劳可观，可以帮补家里了。作为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，少时家庭条件普遍都不宽裕。王琳开始尝试接拍一些小角色，慢慢地，对表演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自信，也萌发了要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念头。从进入上戏开始，她的初心从帮助家庭，转变成了塑造一个又一个成功的角色。“我感到惊喜，因为表演给了我特别的幸福感和成就感，我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，不同的悲欢离合，从此我的生活也变得非常丰富多彩。”

与舞台上的女神相比，何小玲的“舞台”没有那么熠熠生辉，反而常常是黑魃魃的一片——作为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地基公司维保事业部经理，她肩负着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和地铁隧道运营安全的重任。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，20多年来，她坚持每晚在地铁停运后，带领团